

王宗仁 / 著

情断 无人区

军事谊文出版社

28

情断无人区

王宗仁 著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断无人区/王宗仁著. - 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0.9
ISBN 7-80150-065-2

I.情… II.王…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7144 号

书 名:情断无人区

著 者:王宗仁

出版者:军事谊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 100011)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北京天利华印装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版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8.28

字 数:208 千字

印 数:1-3000

书 号:ISBN 7-80150-065-2/I·18

定 价:13.00 元

(本社出版的图书,因印装质量问题,可退本社调换)

王宗仁和他的青藏情结(代序)

文 清 丽

王老师原是汽车兵,后当作家,曾任总后创作室主任,写出了许许多多佳作。我喜欢看他的作品,这部书稿我看了很多遍,每一次总被那充满生命意识的原生力所感动。所以积极推荐给我的朋友史奉真的。

西藏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多少文人墨客在它那里留下了无数的篇章。王宗仁的作品和别人不一样,他没有把去青藏线当做一次游历,而是当做灵魂回家,当做灵感冲动的生活基地。

被称为群山之父、万水之源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它有1760多个湖泊,有我国著名的三大牧区之一。还有修筑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公路,铺设了世界上海拔最高、输油品种最多的地下输油管线,架设了世界上海拔最高、我国架空明线最长的通信线的青藏兵站部一万多官兵。人们习惯于把青藏公路称为青藏线。青藏线全线长1937公里,横穿柴达木盆地,跨越昆仑山、风火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通过57公里的连续永久冻土地带,行经发源长江、怒江上源的108条河流,全线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每年冰冻期270天,年平均气温零下5度。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历来称为生命禁区。

而王老师就在这个禁区当了7年汽车兵,后调到北京,几乎每一年都要回一次“娘家”,这么多年,听说他走了百余个来回。在生命禁区来来往往如在北京逛天安门。后来有机会,我和他一起去了青藏线,我们同行四人,除过他,其余的人头疼胸闷,难受得连哭带叫,直喊着要返回。只有他如孩子般地给我们指着这儿说叫什么,指着那儿叫:“快看,藏羚羊!”或到某一个地方,他不说话了,脸色凝重了,就知道他想起了牺牲的战友,想起了那些发黄的记忆。果然,他说话了:就是在这里,五个护线的女兵倒下再也没有起来。现在我们的车说不上正踩在她们的身上呢!是呀,海拔5300米的唐古拉山用它使人望而生畏的残酷高度,撂倒了多少人,连活人的魂气也被它掠夺得所剩无几。而王老师60岁的人了,却比我们年轻人还刚强。每到一地,我们东倒西歪地吸氧时,他却早拿着本子采访了。一个人,能放弃一切喧哗一切舒适,冒着生命危险,百余次地穿越生命禁区,从青年到老年一直乐而不疲。这是什么精神在支撑?我问过王老师,他说:“一个人回家能说出理由吗?”是呀,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家更能撑起我们的精神天空呢?这让我想起了《走进西藏》的几句歌词:“走进西藏,也许你会发现理想,走进西藏,也许你能看见天堂。走进雪山,走进高原,就走向了太阳。”可不,王老师,至今出了20多部书,多次获全国全军文学大奖。这些作品里,光写青藏线的几乎就有百分之八十。这,不正是太阳滋养的吗?

这本书是王老师最新的散文作品集,每一篇我几乎都是先读手稿的,每一篇都是用工整的钢笔字书写的,每改一次都要重新誊写一遍。通常一篇小文章,都要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如他的为人一样总是认真细致勤勉。王老师每天总是低着头提着小布兜骑着自行车在创作室、邮局和家里穿梭着。他文章里面写的很多事,我都知道,甚至有不少我都亲眼所见。那位想去拉萨的小姑娘

娘，那位跟丈夫结婚两年还没有过完一次蜜月，还有《情断无人区》里美丽的藏族姑娘，那位等着兵归来的老阿妈……听说了无数遍，我感到司空见惯，也就是那点儿事，在他却如上好的菜，配出了美味佳肴。就如一位资深的编辑所说王老师最善于把平淡的故事讲得荡气回肠，气壮山河。我想这就是大家与小家的区别，也是他的作品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的笔墨着眼于史诗般地去写，几乎每篇散文都写那些遥远的时代发生的故事，如青藏公路开辟、西藏平叛逸闻……那是一份仰望生命的透视，虽写的是军民之间血肉相融的关系，但总不落俗套，总有那么一种独特让人难以忘怀的东西。《雪山无雪》中：“我曾多次站在死亡的边上因而也就习惯了死亡的威胁。”五名查线的女兵走了再没有回来，因而唐古拉的每座山峰里都有故事。粗心或狠心，反正德吉达娃老阿妈没有理会倒在路上的兵，走进帐篷后她开始良心受到自责，彻夜为兵祈祷，在家门口用自己不多的牛粪三天三夜为远去的兵送去温暖。然而她仍不安，她毕竟是80多岁的人了。她在自责中，把家搬到了温泉边办了一个“温泉茶水站”，99岁那年，她三步一叩头，两步一扑地奔向圣地朝拜。最后没有到达终点，倒在了冈底斯山的怀抱里……每一个故事里都饱含着热泪，饱含着生活的原汁原味，鲜生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这难道不是在写人性，在写生命，在写人的情感历程？这样的故事在王老师的笔下太多了，总如跟亲密的朋友谈心一样，字里行间跳动着他的拳拳之心。他将传说、叙事、现实来一一比照，打磨着那凄美而叹鬼神的故事。他的作品大都拥有一种苍凉的忧伤、甚至无奈，一种从怀念或绝望中升腾起来的热情及抗争命运的决心。从中让人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去寻找一种光的照耀。

王老师的散文有着小说的构思，散文的笔调，史诗的语言，娓娓地讲着他的战友他的亲人他的故事。这样的大散文之作一下子

就与时下的应景文章区别开来。他不是把青藏当作旅游，走马观花，行文草率，给人以跑马圈之感，而是“个人生命体验介入”，总是沉着地写。大半年才写一篇，字字句句来抠。

我想好文章是不怕反复读的，读者们只有读了，一定会和我一样有这种感觉：我们自己变美了，变得纯净了，变得离高尚不远了。

2000年7月于北京五棵松

目 录

王宗仁和他的青藏情结(代序) 文清丽(1)

传说噶尔木 (1)

雪山无雪 (14)

情断无人区 (47)

唐古拉山和一个女人 (83)

苦雪 (121)

拉萨疏娘 (165)

搬兵尸的藏族阿妈 (172)

新婚第30夜 (178)

昆仑女儿树 (186)

雪山赞歌 (197)

雪山酒香 (210)

情重昆仑 (220)

青藏山水延续了她的故事 (227)

一个母亲与另一个母亲	(233)
有个姑娘想去拉萨	(236)
两个女兵的风沙之夜.....	(241)
一个大学生在西藏的故事	(247)
后记	(256)

传说噶尔木

任何一个渴盼生存并企望生活过得美好、舒心的人，都不会把到繁华都市居住的机会拒之门外；恰恰相反，物资匮乏、气候恶劣、连吃氧气都定量供应的高原小城噶尔木，却让我如痴如醉地苦恋了几十年。

噶尔木如一片黄叶，飘在昆仑山下冷冷的荒漠上。它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那是一个让我恨之不起爱之不够的地方，恨与爱交织在一起，噶尔木便成了我人生风雪旅途上最初的一个驿站。

说起我对噶尔木的情有独钟，总会想起一位朋友在那里写下的诗句：高原的美丽属于缺氧/万物在严重缺氧的日子里/展示着苍凉宏大的妩媚……

用“缺氧”这两个可恶的字眼来透视高原的美丽，这绝对是独到发现。我敢肯定，只有被高山反应折腾得死去活来却又忠贞不渝地爱着这块高地的人，才会吐出如此有气派的诗句；也只有在缺氧地区踩踏过的人才能理解这位诗人的胸襟与感情。

所谓恨到极处便是爱。果真如此！

噶尔木的位置在柴达木盆地的南沿，南行 40 公里便是昆仑

山，北走二百余公里就到祁连山，与它毗邻的是察尔汉盐湖，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算得上最大的盐湖了，其盐的储量在 600 亿吨以上，可供全世界人口食用二百多年。噶尔木这三个字系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噶尔木河从小城的边沿缓缓淌过，它是由昆仑河与舒尔干河汇流而成的，河之源是昆仑山的雪，积雪封冻的季节正是小河亮肚皮的日子。昆仑山因为雪，白到一无所有。自然缺水是无疑了。但是，如果没有它的雪，就不会有山下的河了。在我的印象里，噶尔木并没有因了这条雪水河而变得湿润、温柔起来，它的干燥、苦涩贯穿春夏秋冬四季。

一场罕见的大雪偏偏叫我遇上。我讲的故事就与那场雪有关……

噶尔木的那个飘着大雪、一切都被雪雾笼罩着的早晨，对 18 岁的我来说，是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触目惊心的时刻。我是第一次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如花的生命在无可奈何地挣扎了一阵子后枯萎而去。“我再也不看人是怎样把最后一口气咽下去的了！”三十多年后的我仍然心有余悸地这样感叹那个早晨那件事对我情感的恶性刺激。

我记忆的荧屏上清清楚楚地显示着：那是春节放假的第三天，正月初三，满世界都旋转着雪花。飞雪使昆仑山失去顶点，使噶尔木河断了喘息。我晨练散步来到噶尔木转盘路口。雪雾混沌，寒风哭嚎，路口的所有景物都被雪抹平了，掩埋了。只有一块路牌滴雪不沾地裸露于皑皑雪原，上面标明：“西至芒崖 358 公里，东至西宁 806 公里，北至敦煌、安西 660 公里，南至拉萨 1237 公里。”每次，一到这个转盘路口，我就觉得自己的目光一下子投向了祖国的四面八方，有一种从谷底跃上峰巅的感觉。可是，那天早晨，我在噶尔木转盘路口除了看到弥漫的风雪，还是弥漫的风雪。四方的路上断了行车，路牌寂寞而冰冷地面我而立。我断定，鸟儿在黎明

前已飞去，野狼还懒在窝里。我正要走开时，突然看到从路边的一顶帐篷里闪出来一个人影，疯了似地朝盐湖方向跑去。接着就听见帐篷里的杂乱无章的吵声，我便走了进去。就这样，我看到了那个生命在最后挣扎时的凄惨情景。

死者是个年轻的女军人，往大处想也就是20岁刚出头。看不出她是战士还是军官，也无法辨认她服役于哪个部队。当然，事后我是得到了只言片语她的情况。她是随一支去边防某地执勤小分队进藏行至唐古拉山下的雁石坪时，实在难以忍受高山反应的猛烈折磨，只好留在那里了。部队临走前把她交给一位藏族老阿爸照料。当天，女军人的病情就急剧加重，老阿爸慌手慌脚不知如何处理，他只得背着女军人站在公路中央拦了一辆车，将她送到噶尔木。当时噶尔木还没有一家成形的医院，她被老阿爸和几个路人抬到转盘路口的一顶军用帐篷里，由兵站的一个卫生员给她作最后的抢救治疗……我在散步时碰巧遇上了她。直到今天我在写她时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回忆当时我看到的她的那张脸。那是一张犹如我们常见的猪肝那样的紫色脸膛。她的嘴唇像一片干渴的沙漠，唇边裂了许多血色细缝，却无血流出来。她已经没有多少力气说话了，只是每隔一会儿用近乎哀求的、微弱的声音喊道：“我的头要爆炸了，救救我吧！”涉世尚浅的我当时并不理解她的话，心想，怎么会有人炸她的脑壳呢？在以后我生活于高原穷山恶山间的漫长日子里，当高山反应袭击到我身上时，我才真的体会到了“爆炸”的滋味。那种剧痛使你的一切信念在顷刻间泯灭，脑海里就留下了一个字：死！死比什么都幸福。死可以摆脱一切痛苦。

女军人始终喊着那句话，声音一阵比一阵微弱，直至最后停止了呼吸，嘴仍在微微地张着。我读出了那已经凝固在唇上的声音：救救我吧！

她走了！从昆仑山下的噶尔木路口起步踏上了她远行的路。

那一刻，她衣领上的领章格外艳红、耀眼！

我已经完全没有散步的雅兴了，正要转身回军营时，听到一个司机模样穿戴的人说了一句话：“哪怕有一口氧气，也许会救下她的命！”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因为缺氧使一个人被置于了死地，实在可怕。我在原地站了许久，思忖着今后该怎样在这个地方生活。

高原空气里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一半。缺氧时刻都威胁着人们的生命。

这就是我初到噶尔木所见的一件事，算不上辉煌，却很悲壮。噶尔木就这样用一个独特的见面礼把它那本来就非同寻常的风韵烙入了我的脑际。

我相信，那一刻女军人家乡山坡上的映山红含满了泪珠。其实，我并不知道女军人的姓名，更不晓得她的家乡在哪里，但是，我相信她家村前或村后会有一片映山红。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了解女军人的死留下了许多的遗憾。最不该出现的憾事是我没有打听她的遗体是如何处理的。当时，她的部队没有人在噶尔木，她的亲人也不可能在身边，噶尔木没有她一个熟人、战友，她是孤身一人踏上了远行之路的。她将走向哪里？不知道……

我的粗疏，或者说我的幼稚，在我的高原生活中留下了很大的空白。有空白才能产生想像，才有驰骋的空间。这使这个故事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延续了下去。

那年正月里的那场雪不歇气地下了半个多月。整个青藏高原都被白雪覆盖了。

没有一条路是通的。

雪停了的那天早晨，我又外出晨练，散步。我仍然从噶尔木转盘路口起步，向郊外走去。

无边无际的雪原很亮，很空，深远而寂静。我走出去不久，就

不辨东南西北了。但是，我知道我的脚下就是察尔汉盐湖。我也知道我不会迷路，留在雪地上那一行歪歪扭扭的脚印的尽头，就是我们的营房。

我可以断言，在这个偌大的雪原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个寂静的早晨踏雪而行。我不知道我会到什么地方去，但是我坚持朝前走着。低着头，闭着眼睛，我也不会走出昆仑山的怀抱。踏雪散步绝对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腹腔内的器官被整个地掏空了，纯白而圣洁的雪将我的胸脯与雪原十分妥帖地交融在一起，整个雪原犹如一片白衣襟似地挂在我胸前，潇洒、爽心！我的脚步由开始的急促赶路逐渐变成了缓慢地欣赏雪景。我专心致志地倾听着那绵长、清脆的踏雪声，分明是从我的脚下发出，我却感到它来自遥远的天畔。这种听觉上的错觉，使我的踏雪声荡满了整个宇宙。我的心随着这独特且美妙的声音荡悠，一会儿升空一会儿落地，一会儿飘到很远的地方，一会儿又牵回脚下。我真的被我自己陶醉了！

不知走了多久，在我的“白衣襟”里突然出现了几个黑点？黑影？极小，极小。最初，我还以为是有人也像我一样踏雪寻乐——在那样一个广袤而坦荡的雪原上，人影与小黑点确实是难以分辨的——后来，我顿脚细瞧，才看清原来是一片一片的脚印。其实，说成足迹更确切，因为那只不过是留在地上的一个个圆坑，弄不清是人或别的什么动物踩踏出来的。不可思议的是，它为什么猛乍乍地好像从天而降地出现在雪原上？当然，我不排除这种可能：那踏雪者留在前面的足迹被狂风暴雪扫平了，后来雪停风止，其继续行走，足迹便留住了。

总之，这足迹奇特，玄妙，我无法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索性，不管那么多了，权当它是我散步路上遇到的一道风景。

这时候，茫茫雪原更空寂，阔远，连刚才极目可望的昆仑山的

皑皑雪峰也与雪原融汇为一体，消失得无踪无影了。只有那一行足迹显露在我面前，一直延伸到望不到边际的雪平线上。我散步的悠闲全无，心被一个愿望牵着。

什么愿望？

我莫名其妙地相信这行足迹的顶端会有一个什么故事。

诱惑也是一种力量。我迈着快捷的步子走着，像彩云追月，追的是投入到记忆中的一道影子。不久，额头就冒汗了，身上也粘糊糊地渗出了一层汗泥，我把皮帽掀掉，拿在手中，这样走起路来轻松了许多。这会儿，如果旁边有人看到我，一定会发现我的头上像刚揭锅的蒸笼冒着热气。我走得酣畅、开心。

时间被我有节奏的踏雪声踩碎，又被悠悠多情的晨风衔接在一起。约莫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回头一看，火球似的太阳从身后的东边天畔已经升起了一竿高。阳光的碎片给雪山镀上了一层美丽的金粉，昆仑山罩上了一件桔红的彩衣，原先那洁白的雪也变成了似金似银的颜色。我真无法用文字形容出那一刻我是在多么壮丽、温暖的氛围里行走，只想骄傲地告诉我的读者：昆仑山的美丽超过我所见过的每一座名山。

美丽的时刻总是不会持久的。在我行走了不到千米的时候，随着太阳的逐渐升高，大地的彩衣流星般消失。雪原又恢复了一望无际的白亮，辽远。一切都变得如前一样的单调，寂寞。

我听见了阳光碰在雪地上的声音，微弱，细碎，蜜蜂在花蕊上忙碌时一般。

这之后，我走了最多不到半里，遇到的一件事就成了我这一生也很难解开的一个谜。一直被我追随的那行足迹突然断线了，是在一池水前消失的。

我茫然止步在水池前。我确实觉得这水里储存着复杂的故事，说不上是风雨、暴雪还是涛声，也弄不清是雪原的故事、冰川的

故事还是战友的故事。我一时手足无措，思绪恍惚。在我的脑子稍有清醒后，才仔细地打量起了这池仿佛从天而降的水——

水池如澡盆般大，其开头并不规则，周围是参差不齐的冰碴、冻雪，水面上浮游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冰块。给人的感觉水池下似乎深埋着什么活物，鱼？或别的什么？我站在原地静静地观察了约五六分钟，才猛地发现它并不是水池，而是从冰河上砸开的一个冰窟窿，河下未冻冰的水便从这窟窿里冒了上来。从冰碴上可以推知，河冰相当厚，一寸到二寸。能想像得出砸冰人费了相当大的力气。

昆仑山很大，噶尔木河太小。我有预感，冰窟窿里翻卷着的冰块绝不是笑，也不会是歌。我满脑子的疑团。

是谁砸开的冰洞？雪原上那行足迹来自何处？足迹与冰洞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大西北荒漠上的每一块坚硬的戈壁石也许很温暖，但却是读不懂的故事！

一只苍鹰飞过了昆仑山。天地变小了。

……

那天，我回到军营给战友们讲了我的这次奇遇，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我的鬼话，都说我中了邪，看花了眼。我一遍又一遍地声辩也无济于事。战友们一口咬定我是被类似白蛇精的什么魔精缠了身。其中一位还说，自古昆仑山就是出魔魂的地方，你看那吃尸的鹰鹫天天在山顶盘旋，食人肉是它的嗜好，还能不算鬼魔么？

我无话可说。

两天后，噶尔木大街上疯传着一个消息：昆仑河畔发现了一位藏族老人的尸首，死者身上没有任何痕迹，惟有权子枪的枪托是破碎的。

又过了些日子，地上的积雪消融，人们在那位老人尸体的旁边

看到一只死狼，狼的身上千疮百孔，显然老人死前与这恶狼有过一场生死搏斗。按一般推理，狼很可能丧命于老人手下。可是老人怎么死的，却是个谜。

藏族老人和野狼倒下去的地方，正是在我看到的那个冰窟窿附近。

我的心头一颤，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冰窟、藏族老人、野狼，这三者之间似乎应该有什么联系，有一个故事。但是，我无法琢磨透。

夕阳落下山，阳光依然灿烂。世界上就是有这样让你不能理解的事情。其实，并非不能理解，而是你未找到钥匙，有了钥匙，只需轻轻一撞，就会轻而易举地看清它。

我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总是努力地回忆着那个雪后的早晨，想着是否当时有个什么人或者什么事被我的粗心漏掉了或淡忘了，才让我的心里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

心中没有底，我却牢牢记着。

我一次又一次追寻，一次又一次失望。

完全是个偶然的机，一个意外的线索给了我一个惊喜，令我豁然开朗。也正是这个惊喜加重了我的心事，因为它把我心里的另一桩昏昏欲睡的往事撞醒，那个因为缺氧而死去的女军人……

1996年夏，我重返昆仑山。

噶尔木路口的变化是与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同步进行的。我再不敢小视它为荒漠小镇了，当然这种飞跃性变化也体现在了转盘路口周围。昔日坑坑洼洼的路面以及通往西宁、拉萨、敦煌、芒崖的沙土路，早在十多年前就被铮亮闪光的柏油马路所代替。转盘路的中间是一个很大、很壮观、蓬勃着几乎在内地都可以看到的各种花卉的大花坛。四周的楼房高高低低地绵延到远方，